

五黄六月

任崇喜

时值芒种,中原大地沸腾,机声隆隆,人影晃动,“三夏”大忙,序幕拉开。夏收、夏种、夏管,人们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一段时光,人称五黄六月。人们究竟有多忙?从谚语中可以看出。麦收有“五忙”:割、拉、打、晒、藏。麦收有“三怕”:雨淋、冰雹、大风刮。难怪人们会说,“麦在地里不要笑,收到囤里才牢靠”“麦收时节停一停,风吹雨打一场空”。

夏收,“五黄六月不出工,十冬腊月喝北风”“五黄六月,龙口夺食”“五黄六月没老小”“麦子上了一场,小孩没了娘”“五黄六月焦麦头,姑娘小姐下绣楼”“五黄六月到,砖头瓦碴跳三跳”……足见人们繁忙的程度。“农家五月无闲人”,不是夸张之言。难怪,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·玉堂春落难逢夫》里说:“我若南京再娶家小,五黄六月害病死了我。”其意说的是“农忙时节、人手紧张,死了都没人抬埋”。

夏种,“五黄六月去种田,午前午后差一拳”“春争日,夏争时,五黄六月争头楼”“立秋种芝麻,老死不开花”……季节不等人,墒也不等人,人们抢抓节气抢种,为的是不误农时助增收。

夏管,“孩儿不教不成人,庄稼不管无收成”“光栽不护,白费工夫”“三分在于种,七分在于管”“有收无收在于种,多收少收在于管”……烈日炎炎,接受阳光雨露恩泽,农作物茂盛生长,此后日子农活极为繁重。“最崇高的思想,寓于最简短的谚语之中。”这话含义深刻。

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,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,先人们与自然灾害斗争,在农作物的丰歉里暖寒温贫,积千百年的悉心观察,一代代精心积累,留下了生机勃勃的谚语,带着泥土的芬芳,传之久远而不衰,也让人牵肠挂肚。

六月很好理解。历史上,我国主要以阴历纪年,这个阴历自夏朝开始,又称夏历,六月即阴历六月。

那么,什么是五黄呢?一指五谷。南朝梁简文帝《六根杆文》中说,“既食五黄六离之旨,又甘九鼎八珍之味”。五谷,在古代中国有多种不同说法,最主要的有两种:一种指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;另一种指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。有句俗语称是: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。

二说五黄六月为五荒六月的别称。此段时间天气炎热,农作物青黄不接,旧粮所剩无几,新粮又未成熟,人容易烦闷,营养也跟不上。“五黄六月的苗子——把青草”,说的是农历五六月间,庄稼尚未成熟。这句俗语,后来指未成年或不成熟的人。类似谚语还有,“五黄六月的韭菜——招苍蝇”“五黄六月长疥疮——热闹(挠)”“五黄六月穿棉袄——摆阔气”“五黄六月卖韭菜——卖出高价”,指的是不合时宜,或指失去展示价值的好时机,或指品行恶劣的人引来臭味相投的人。

这些民间俗语,或许是因地理、气候差异造成的。三说五黄与端午节有关。“五月五,五黄三白过端午。”阴历五月故又称五黄月,人们端午节要吃雄黄酒、黄鱼、黄瓜、黄鳝和咸鸭蛋;还要吃茱萸、咸鸭蛋、白、白切肉。笔者认为,这是南方风物与风俗,有点望文生义。

中原的夏日,雨水较多,人们全身心投入“三夏”大忙,哪有吃美食的闲心呢?“麦黄秋黄,绣女下床”,真的是看不到“卧龙岗上散淡的人”了。

父爱如山

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

史留昌

他来学校一趟。

欧阳宏的父亲是在傍晚的时候来的,因他家离学校太远,交通又不方便。这位朴实的农民穿得很破旧,脸上皱纹纵横。父亲没有批评欧阳宏,只是对他说,当父亲的对你没什么要求,只希望你好好学习,多长本事,将来成为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。不要像我一样,一辈子只会土里刨食。接着,父亲又给了他一些钱,便要走。他问父亲,天黑了,没有回家的长途车了,你还没吃饭,你去哪儿?父亲说,我去住干店,干店便宜,只要十来块钱,顺便在干店买点饭吃吃就行了。

当天晚上近12点,欧阳宏用暗号约了两位同学,向“秘密通道”跑去。所谓的秘密通道,原来是校园南围墙处有几块砖脱落了,可以轻松爬上墙翻到校外。校园南围墙外,是一处老年健身娱乐广场,有石凳靠椅什么的,经常有老年人聚集在那里健身娱乐晒太阳。

欧阳宏他们半夜三更跑到校外干什么呢?原来近两个月来,欧阳

宏迷上了上网,一天不吃不喝行,一天不上网心痒难熬。难怪他整天萎靡不振,难怪学校门卫从未见他出过校门。

再说当晚,天气晴朗,月光皎洁。欧阳宏第一个爬上墙头,就在他准备翻身跳下院墙的一刹那,他顺势往外看了一眼,一下子可愣住了。他趴在墙头整整看了有三四分钟,然后就忽地抽身又退到了墙下。两位同学忙问,怎么又下来了?欧阳宏没有回答,用手揉着眼睛向宿舍跑去。两位同学以为他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,也不敢翻墙去上网了,扭头跑回了宿舍。

从这天起,欧阳宏不再外出上网了,期末考试,他再一次冲上班级前三名的位置。但那天晚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,在同学们心中一直是个谜团。

转眼间高中毕业了,欧阳宏理所当然地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他又顺顺当地考上了公务员。若干年后同学聚会,有个同学

忽然问道,欧阳宏,当初你在翻越院墙时到底看见了什么?

欧阳宏一脸的肃然,他慢慢地说,那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秘密,现在可以给大家揭秘了。那天下午,我父亲来学校看我,给我钱后他说去住干店,干店便宜,只要十来块钱,又说顺便去干店买点饭吃。当天晚上,我和同学偷偷去上网,当我爬上墙头,忽然看见父亲裹着衣服蜷着身子坐在墙角的石凳上,正在吃他自带的粗粮饼子,他没有去住干店,为了节省那十来块钱供我上学,他甚至舍不得买一碗饭吃,可我每天晚上跑网吧上几个钟头的网,就花去好几块钱,你们说我还是人吗?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网吧乱花钱了。我时刻用父亲那天下午对我说的那句话激励自己:成为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。我现在是人民的公仆,我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同时也成为能帮助别人改变命运的人。

欧阳宏的一番话,博得了在座同学的一片掌声。

新书架

《女孩的学习力》:传授给女孩的“涨分秘籍”

酷威

很多家有女孩的父母,都有这样的烦恼:遇到难题自己不动脑筋,光等着别人来给讲解;听课不认真,根据家长和老师的脸色判断解题步骤的对错;作业总爱花上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,状态还总是又累又困;一看答案就会,不看答案就懵,举一反三竟成了学习常态……这些问题,真的是因为学习不用功吗?不!女孩的大脑发育特点和个性特征才是一切的根源。如果不找到适合女孩的学习方法,只是一味地让她们努力,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。

该书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实

践成果,根据女孩的大脑发育特点和细心认真、上进心强、信守诺言等个性特征,总结出让女孩快速提高学习力的105个具体方法,帮助女孩将性别差异转化为自身优势,全面加强共情力、思考力、理解力、决断力和习惯力。只要方法正确,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霸!

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女孩指南,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女孩的所思所想,读懂女孩内心,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。从女孩大脑发育的先天特质入手,运用心理知识,结合成长特点,发掘女孩天赋,调动女孩积极性,培养女孩自主学习、独立思考 and 自主判断的能力。

倒在地,捧着将熟的麦穗闻了又闻,不停地喃喃自语,看得儿们泪花闪闪,一个个背过身去。从麦田回来后,他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

今年麦季,儿子经不住他再三缠磨,开车送他回村,眼见路边的麦子都熟了,却没人动镰。老人心急火燎的喊道:“蚕老一时,麦熟一晌,这麦子都熟过火了,再不收割,麦头还不掉地里?”

迎上前来的侄子笑着说:“大伯啊,那都是老皇历了,如今割麦都是等熟了割,麦粒干,脱粒净,好存放。我给开收割机的师傅发了定位,一会儿就到,一小时弄完,不耽误咱吃午饭。”

说话间,一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边停住,侄子上前把麦田四边指给师傅,就喊着喜田伯父子往树下乘凉。喜田伯被搞糊涂了,迟疑地问:“不是来割麦子的,乘啥凉哩?俺当生产队长那会,哪年麦季不晒掉几层皮?”侄子笑得更爽朗了:“割麦有师傅,用不着咱伸手,等人家收割完,就把麦子给送到家了。”

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里,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,喜田伯乐的像个孩子一样,禁不住凑上前瞧稀奇,看着看着竟流下了泪。任凭谁劝,他一步不离麦田。

远远望去,骄阳下,种了一辈子小麦、玉米的喜田伯,俨然把自己长成了一株麦子。

时,老邵服了。

第二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万海法。

万海法是煤矿工人,新婚,给陈家送喜糖来了。他穿一身新发的工作服,体体面面的,一脸笑说:嫂子吃糖。娘怕伤了麦子,就说:多好。走,咱上那屋说话儿。陈麦子看了看万海法,说:你三天假?万海法说:可不,明儿就走了。陈麦子说:我看你也是多歇一天。万海法说:矿上忙。陈麦子说:忙也多歇一天。万海法说:我不像你……陈麦子说:还是多歇一天吧。多歇一天,你还有六十年的阳寿。少歇一天,你只有一天的阳寿了。万海法说:别乱。哥,大喜的日子,你咋说这话?陈麦子说:听哥一句话,晚走一天。万海法心里嘀咕,也嫌媳妇,就晚走了一天。结果,等他回到矿上,才知道矿上头天出了大事故,一班人全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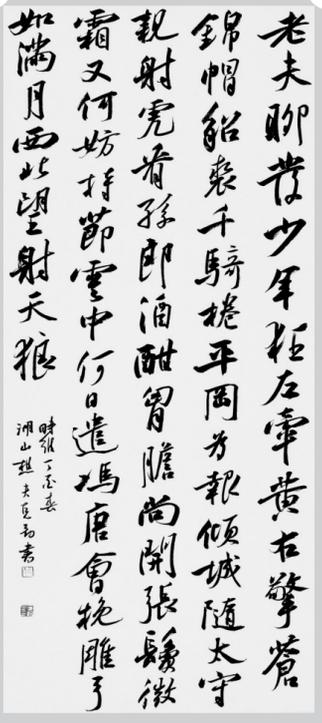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黄九香。

黄九香是黄村嫁过来的媳妇,人很泼辣,一张刀子嘴,当时

是村妇联主任。她家的牛丢了,就站在村街骂,直骂了一天。陈麦子听不下去了,对娘说:你叫她来。黄九香来了,往门上一靠,说:大兄弟,你说气人不气人……陈麦子淡淡一笑说:别骂了。有惊无伤。九月初九,牛就回来了,随一喜。黄九香一怔,说有这好事?我不信。陈麦子说:别再骂了。七日上头,你有一小灾,黄九香当然不信,该骂还骂,又打发人四乡去找。哪里找得到?七天头上,黄九香熬煎了一嘴热疮,出不了声了。可到了九月初九,天转凉时,家里的牛果真就回来了,竟然带一犊儿。

民间的事,是口口相传的。越传越远,越传越神。渐渐,陈麦子的名声越来越响了。最重要的是,陈麦子曾跟本省的位市长密语过。没人知道他给这位市长点拨了什么,但此后不到五年时间里,这位市长果然一提再提,成了封疆大吏。

就此,陈麦子成了大师。人们都说,他开“天眼”了。



江城子·密州出猎(书法) 高克勤

百姓记事

祖父的麦秸垛

张娜

当第一轮夏风吹过北方的田野,布谷鸟来不及把歌唱到高潮,便已是麦浪翻滚,遍地流金。祖父坐不住了。操起镰刀,蹲在井台边,霍霍向野。收割,打场,顶着酷热的太阳,被石碾碾压光滑平整的麦秸就垛在了场院边。

祖父是一位将军,手持长长的木杈,在麦场的鏖战里指挥若定。他站在垛上运筹帷幄,宽阔挺直的身形越来越高大。

场光了,地净了,麦子流进了囤里。烟尘弥漫,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,挺挺地戳在麦场边上,似一朵硕大的蘑菇,黄灿灿香喷喷的,在阳光下发出青青甜甜的气息,蕴藏着丰收的喜悦。祖父能根据地邻麦秸垛的大小,来判断他们今年的收成。我家地多人勤快,收成好麦秸垛也大。他背着手,胜仗之后忍不住巡视自己的赫赫武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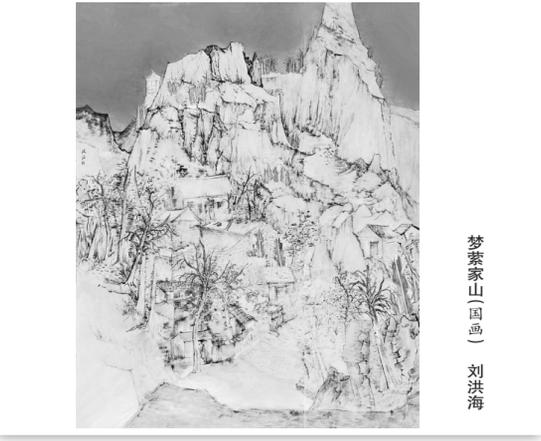
夏日到立冬有漫长的时光,麦秸垛就静静地立着,忍受着风雨的洗礼。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却依然挺拔。这时候,它是寂寞的,一种从不抱怨的寂寞。无事可做的祖父便从麦秸垛里抽出一根根银光发亮的麦秆,为我们编织各式各样的蛴螬壳,捉一只放在里面,看着它吱吱地唱歌。

翠绿衬着雪白,清脆和着静谧,仿佛一夜间北风凛冽。晨起的祖父穿着黑棉袄,笼着袖,鼻尖冻得通红。天,是真冷了!这时的麦秸垛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神采。经过夏秋日晒雨淋,顶部已经发黑,麦子的清香也已消失殆尽,像一个阳光帅气的少年一步跌入了暮年,满是沧桑。

伴随着一日日炊烟升起,麦秸在炉膛中慢慢地弯曲,化为点点灰烬轻扬,麦秸垛也一日日消瘦。矮下来的祖父蜷缩着,靠在它的怀里晒太阳,做着来年暖洋洋的梦。那年冬天,他选择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又倚在麦秸垛上,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……

又见麦收。还没来得及看清收割机庞大的车轮,便早已滚滚碾过,颗粒归仓。麦秸是丰收的骨骸,横陈田野。如果你是一位将军,即使打了胜仗,满目的伤亡也会使人心生凄凉。时光是一条河流,每个人都会成为隔岸的光景,祖父和他的麦秸垛是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。

今夕何夕,青草离离。我依然怀念,只有怀念。



紫雾山(国画) 刘洪海

五月天,亮的早,刚微明,喜田伯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烧饼。

“哎,老头子,又犯老毛病了不是?”被他搅醒的老伴打趣道。

“唉,过了小满,就是芒种,俺刚才都听到布谷鸟叫了!”

“净瞎说,这城里哪来的布谷鸟?八成是你这老东西又犯相思病了,咋的,少了你那两把刷子,人家还把麦子擀在地里不成?”

喜田伯知道自己嘴笨,斗不过她那张婆婆嘴,索性穿上衣服,来到阳台上,隔着玻璃朝外张望,可眼前除了高楼,啥也看不见。他回过身来,瞥了一眼笼子里那只上蹿下跳的画眉,叹道:“你就省点力吧,你急,俺比你更急,这关在笼子里的滋味不好受啊!”

像蚯蚓一样把头拱在泥土里,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喜田伯,做梦也没想到,六十刚出头,就被在城里工作的儿女,连推带劝裹挟进城。

进城那天,把左右邻舍眼气的眼睛都红了,一街两行围住看,都夸老两口晚年有福。怎料,他却享不惯清福,没几天,就嫌住城里憋得慌,浑身不自在,一天到头想念庄稼地,他觉得庄稼地就是他的命根子。

起初,他腿脚利索,想家了就往回跑。一回到乡下,看啥都顺眼,吃饭香睡觉甜,枯黄的脸色也红润了。蹲在地头,抓起一把泥土,凑在鼻子下使劲闻,泥土的芳香游丝般地钻入鼻孔,痒

痒的,身子骨就舒坦了。

喜田伯是种庄稼的好手,犁耩锄耙,割麦打场,种瓜收豆,样样在行。生产队时,每年割麦子,都是他打头镰。开镰那天,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,他被社员围在中间,感觉像个将军,底气十足地喊一声:“开镰了!”顿时,镰刀与麦秆碰撞发出“刺刺啦啦”的声音响彻田间。他弯腰弓背,挥镰如飞,长长的麦垄,将旁人甩下一大截子。有人就纳闷了:难道他有神助不成?他笑笑道:“俺割麦子从不直腰!”那年月,说起姑冈村做农活儿的喜田,方圆十几个村子的老人都夸:“那是少有的好把式!”

1978年,生产队抓阡分田,东大岗那坡地,分给谁谁不要,都嫌岗地薄,他二话不说,接手过去,旁人解,家人埋怨。他却道:“只要人不懒,弃地变肥田!”他起早贪黑,精心侍弄。为肥田沃土,他伺禽畜,起塘泥、沤绿肥,还自费打一口水井,硬把岗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。麦季里,他站在

里,他披着五彩的霞光立在高空之中。他就那么端坐在一个特制的轮椅里。可是,假如时光能倒退四十年,大师还愿意当坐着的“大师”吗?大师也有过年轻的时候。二十岁的时候,大师曾是邙山脚下一个个村里的电工。他的名字很普通,姓陈,叫陈麦子。那时的陈麦子是英俊的青皮后生,屁股上挎着电工包,荡荡地在村里走,很惹眼的。于是,就有很多媒家上门提亲。村里的姑娘们也是一趟趟往陈麦子家跑,借个簸箕,顶针什么的,寻机丢一媚眼,问:麦子,你家的杏儿熟了吗?陈麦子并不回话,他甚至有些腼腆,他把电工包横在胸前,干脆立在那里,望着远处一天的火烧云。那云铺一天橘红,一匹一匹亮着,一会儿绸缎样儿,一会儿奔马样儿,展万里锦绣。这仿佛就是那末来的日子,还不知是怎样一个好呢!

陈麦子拍拍那个电工包说:灯就要亮了。陈麦子就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爬上那根电线杆的。在夕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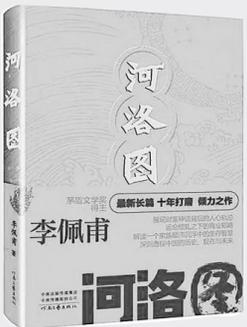
里,他披着五彩的霞光立在高空之中。他就那么端坐在一个特制的轮椅里。可是,假如时光能倒退四十年,大师还愿意当坐着的“大师”吗?大师也有过年轻的时候。二十岁的时候,大师曾是邙山脚下一个个村里的电工。他的名字很普通,姓陈,叫陈麦子。那时的陈麦子是英俊的青皮后生,屁股上挎着电工包,荡荡地在村里走,很惹眼的。于是,就有很多媒家上门提亲。村里的姑娘们也是一趟趟往陈麦子家跑,借个簸箕,顶针什么的,寻机丢一媚眼,问:麦子,你家的杏儿熟了吗?陈麦子并不回话,他甚至有些腼腆,他把电工包横在胸前,干脆立在那里,望着远处一天的火烧云。那云铺一天橘红,一匹一匹亮着,一会儿绸缎样儿,一会儿奔马样儿,展万里锦绣。这仿佛就是那末来的日子,还不知是怎样一个好呢!

陈麦子拍拍那个电工包说:灯就要亮了。陈麦子就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爬上那根电线杆的。在夕阳

里,他披着五彩的霞光立在高空之中。他就那么端坐在一个特制的轮椅里。可是,假如时光能倒退四十年,大师还愿意当坐着的“大师”吗?大师也有过年轻的时候。二十岁的时候,大师曾是邙山脚下一个个村里的电工。他的名字很普通,姓陈,叫陈麦子。那时的陈麦子是英俊的青皮后生,屁股上挎着电工包,荡荡地在村里走,很惹眼的。于是,就有很多媒家上门提亲。村里的姑娘们也是一趟趟往陈麦子家跑,借个簸箕,顶针什么的,寻机丢一媚眼,问:麦子,你家的杏儿熟了吗?陈麦子并不回话,他甚至有些腼腆,他把电工包横在胸前,干脆立在那里,望着远处一天的火烧云。那云铺一天橘红,一匹一匹亮着,一会儿绸缎样儿,一会儿奔马样儿,展万里锦绣。这仿佛就是那末来的日子,还不知是怎样一个好呢!

陈麦子拍拍那个电工包说:灯就要亮了。陈麦子就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爬上那根电线杆的。在夕阳

连载



陈麦子说:要么你看着我,在众人的眼窝里淹死,在唾沫星里泡死。要么你让我一个人……活。于是,娘狠心,把他背到山里去。在这十年里,没有人知道,陈麦子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也没人知

引子

大师端坐在那里,脸上带着活佛般的宁静。

近年来,开着汽车来看望大师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大师已应接不暇。从东南亚的富商,到京城的商界大佬,乃至各省市的官员,纷纷前来拜望。有问一情一事,吉凶祸福的,也有来参悟人生玄机的。他们一个个恭敬地来到大师面前,尔后各自开车离去。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大师那里得到了什么。只是,这里的路修了,是东南亚富商出钱修的;这里也很快地为大师建起了一座寺院,寺院耗费巨资。大师洞悉三命、参悟玄机,于是就有了这座“玄妙寺”。大师在“玄妙寺”做了主持。

一个人,当他声名远播的时候,他就成了一座寺。

初时,大师一天只见十人。再后,见大师一面就难了。所以,玄妙寺外建起了宾馆,许多远道而来的人住在宾馆里,他们都是等待大师指点迷津的。

有幸见到过大师的人都知